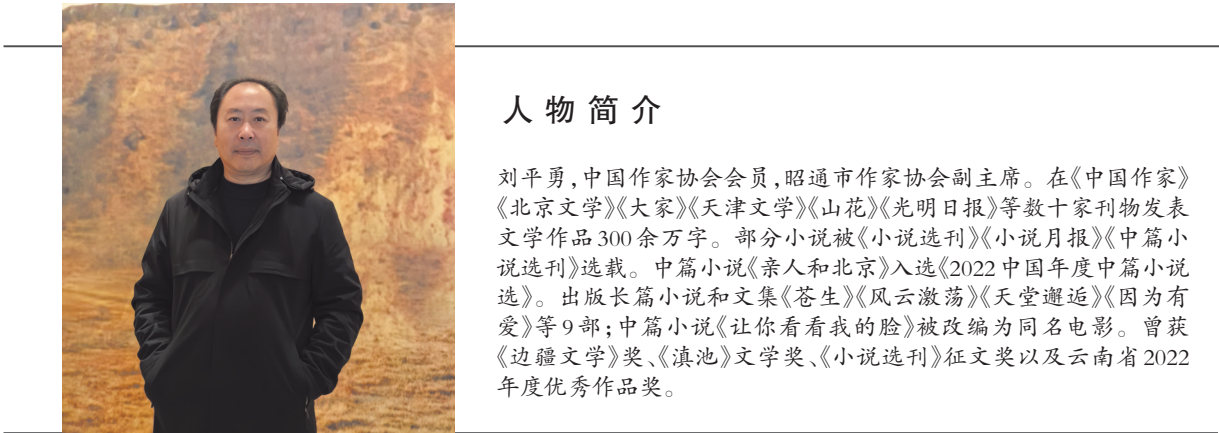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物简介

刘平勇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大家》《天津文学》《山花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数十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。部分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载。中篇小说《亲人和北京》入选《2022中国年度中篇小说选》。出版长篇小说和文集《苍生》《风云激荡》《天堂邂逅》《因为有爱》等9部;中篇小说《让你看看我的脸》被改编为同名电影。曾获《边疆文学》奖、《滇池》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征文奖以及云南省2022年度优秀作品奖。

刘平勇：

文学之梦，从故乡河畔起航

记者 雷明娟

记者:据我们所知,您来自昭通的母亲河洒渔河畔。您对于故乡的记忆还有多少呢?

刘平勇:准确地说,我的出生地是洒渔河畔的乐居镇仁和村。“洒渔”是彝语的谐音,意为美丽富饶的地方。顾名思义,洒渔河就是流淌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的一条河流。我曾在洒渔河畔的乐居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书,课余常在洒渔河畔奔跑嬉戏,洒渔河承载着我太多的回忆。河两岸的农田里,春天是绿油油的麦苗,秋天是金黄色的稻谷,那是大自然最美的画卷。故乡的人们淳朴善良,邻里之间相互帮助,那种浓浓的乡情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。每到过年过节,村里热闹非凡,杀猪宰羊,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聊天,那种欢乐的氛围是城市里无法比拟的。这些记忆就像电影一样,时常在我脑海中放映,它们也是我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。

记者:那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呢?

刘平勇: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,其实挺偶然的。在上世纪80年代,我读到了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。那时候我还年轻,被史铁生笔下的文字深深吸引。从那以后,我就开始尝试着写一些东西,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故乡的情感都写下来。一开始,写得很难,但我一直在坚持。后来,我不断地阅读各种书籍,学习写作技巧,慢慢地,便有作品在报刊发表,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记者:您读过的书中,哪一本对您影响较大?哪一本至今记忆犹新?原因是什么?

刘平勇: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很多,路遥的、贾平凹的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、大仲马的……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,是余华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作品中,余华用他独特的叙事方式,讲述了许三观这个小人物的一生。许三观为

了家人,一次次去卖血,他的坚韧和无私让我深受感动。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生活的苦难和人性的光辉。在许三观身上,我看到了故乡那些朴实的人们的影子。他们为了生活,为了家人,默默地承受着一切。它也让我明白,文学不仅仅是风花雪月,更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,反映社会现实。每次读这本书,我都能有新的感悟。它就像一座灯塔,照亮了我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记者:人们常说开卷有益,通过读书,您人生的方向或者说航标是否有所调整?变化过程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?

刘平勇:读书确实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之前,我只是一个对生活有着朴素情感的青年,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方向。但是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,我开阔了眼界,增长了见识,也找到了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。读书就像一场旅行,让我领略了不同的世界和人生。它让我明白,人生不应该局限于眼前的苟且,还应该有诗和远方。每读一本书,就是对灵魂的一次洗礼……

我希望通过我的创作,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学的魅力,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同时,让自己变得通透、坚韧、包容、博大、向善……



人物简介

吕翼,彝族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高级记者,中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之星,云南省“云岭英才·文化名家”,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;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大家》等发表小说多篇(部);部分小说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和中国作协多种选本;出版《寒门》《肝胆记》《比天空更远》《马嘶》等20余部作品;获湄公河国际文学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青稞文学奖、梁斌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、云南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等。

吕翼：

精神境界的提升，也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

记者 文泽梅

记者:据我们所知,您从昭通一个小山村走出来,请简单谈一下您的经历。

吕翼:对于一位作家来说,能有一个小山村作为故乡是很可贵的。写作的时候,故乡那些袅袅炊烟、鸡鸣狗吠和人情世故,会让写作者有一种依靠。我的老家在洒渔镇一个叫哑房村的地方。那里出产苞谷、洋芋、稻谷、大豆、烤烟、苹果……只要勤劳,一年四季都有可收的庄稼。青少年时期,我在繁重的农活中挤出时间来读书。

记者:这些独特的经历,使您的文字愈发鲜活,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持阅读和写作?

吕翼:现实生活里过多的苦累、委屈和无奈,会让一个人叛逆,让人忍不住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而让人向往的世界,只有图书才能够提供。读得多了,就有想表达的欲望。现实中解决不了的问题,可以在写作中解决。写作不是挠痒痒,不是无病呻吟,不是顺从和苟且,而是要用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。戳得鲜血直冒,戳得灵魂颤抖,戳得死去活来,那才是真正的写作。这么多年来,我就这么一直和自己过不去,一直“没有好果子吃”,所以就一直读,一直在读和写之间、在爱与痛之间、在矛与盾之间,不断地肯定和否定。

记者:温暖这个词条,在作家眼里有不同的表达,对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

吕翼:肉体上的温暖,太阳、火炉或者一件羽绒服就能给您。精神上的温暖源于何处,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。炉火能给铁块极致的温暖,但铁块经千锤百击后,造型再好,没经冷水淬火,其硬度、强度和耐磨性肯定值得怀疑。人生如果没有这一环节,是很难成功的。

记者:从最初的阅读者到写作者、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转换,您是如何做到的?

吕翼:读书和写作,是个人 的事,是内心的事。文化传播则是大众的事,更多是与他者互动的事。人不能只顾自己,精神境界的提升,也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。这些年来,我教过书,在文联、宣传部、报社工作过,也曾经有过一些文化上的兼职,这样的文化传播很重要。在单位,认真做好单位的事。回到家,就进入读书写作的世界。两者相得益彰,互为补充。人生的长度,得用自己的方式来延伸。

记者:阅读为您架设起人生记忆与文字驰骋的文学创作之路,对于喜欢读书写作的人来说,您有什么好的忠告和建议?

吕翼:读书是修心的事,成本最低却最高级、最管用;写作是让自己淬火的成长方式。读世界名著,才能写人生丰饶。对不对,行不行,自己走一遭就知道了。

记者:可否用一句话来与大家分享您的坚持和不断奋起?

吕翼:唯创新方谋发展,持恒久乃成大器。



尹马：

用文学去呼唤乡村世界的重建

记者 杨明

记者:在您的笔下,故乡是具体的,是可以被“喊醒”的,这些温暖的表述,与您自小对故乡这片土地的认知有什么联系?

尹马:故乡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出生地,它的属性是“回去”。一直以来,我始终认为那片土地孕育着无限的生长和衰老的力量,它需要 we 们不断用文字去激活和放大,让它成为生命的宿营地。所以,我认为我的使命是“重返故乡”,同父老乡亲们一起点燃一支烟,听他们手中的打火机不停地发出“咔咔卡”的声响。

记者:影响您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一本书、一个人、一件事,您还记得吗?

尹马:影响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本书是《拜伦诗选》,让我真正想成为一个写作者的那个人叫余夫,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在学校的文学社刊物《星星草》上发表了一篇叫《小桥流水》的散文诗。

记者:在您的阅读体验中,这些人和事,为您打开了什么样的文学图景?

尹马:余夫是我上师范学校时的学长,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。不过,他已经于17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的离世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长度,也让我明白了写作的意义在于展现每一个生命回馈大地的具体过程。

记者:身处这个忙碌的时代,现在我们更多的是“纸上还乡”,在今后关于故乡的创作方面,您有什么新的思考?

尹马:我会一直书写那些渺小得看不见自己的人,写他们在故乡的迷失、沉沦和重生,用他们的故事去构建一个具体的故乡,用他们的气息去勾勒灵魂的颜色。最近,我在写故乡赤水

河边的一些人和事,我想把它写成一个系列,然后结集出版。

记者:近年来,您实现了跨文体写作,这是一个作家、诗人的自然转换还是惬意切入?

尹马:我认为 是自然转换。一个真正的写作者,需要认真修炼写作各种文体的能力。鲁迅是这样,沈从文和汪曾祺也是这样,古今中外真正了不起的作家,都是多面手。我不敢妄言我能把各种文体都写好,但我希望能实现自我突破。其实,各种文体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界限,只不过需要不同的切入方式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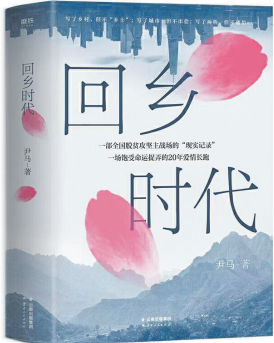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:您的写作对于身居小县城的您来说难能可贵,对于构建一个地方的文化有什么意义?

尹马:我认为 是唤醒。如果还需要更具体一些,那就是用文学去呼唤乡村世界的重建。

记者:可否用您的方式,譬如一句诗与书友共情!

尹马:我写过一首诗叫《念经的人》,里面有几个句子,刚好符合我此时的心境,特摘抄几句,与读者共勉:

一座山不想说话,是害怕/被一个人牵着它头顶的树,到底洼处去/一个母亲喋喋不休,是想留住/一首快隘得只剩下泪水的诗。



人物简介

尹马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部分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新华文摘》等杂志。出版诗集《数羊》《我的女婿》等4部,长篇小说《回乡时代》,中篇小说集《蓝波旺》《天坑》,散文集《在镇雄》。曾获云南文学奖、滇池文学奖。

曹阜金：

从故乡出发，找到我们的根和源

记者 莫娟

记者:曹老师,您是文化战线上的老兵,还记得打开您人生思维的第一本书吗?它给了您什么样的启示?

曹阜金:我在文化部门工作了25年,算得上昭通文化战线上的一名老兵。到文化局工作之初,我有幸遇到了《昭通文化》的主编熊奎龙老师,他鼓励我多读书,还挑了李京著的《云南志略》、邹长铭著的《昭通风物志》《昭通史话》送给我。我如获至宝,如饥似渴地阅读,从此走上了探索昭通文化历史的旅途。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品是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,这种文化大散文的叙述方式与文化叩问,常常让我在中国的文化长河中激动不已,我写的《人在旅途》就有这种风格。

记者:您的作品,读后总找得到根和源,请您介绍一下详细情况。

曹阜金:我写的东西其实不多,主要有《梦回故乡》《人在旅途》《破茧》,前两本是散文,后一本是反映扶贫的小说。我写的东西与生活紧密相连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,我写的题材都与我的故乡和我工作生活的城市有关。我脚下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发生过 的故事,成为我表达的重要内容,就像身边菜市场里的各种食材,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喜好把它们买回来,然后加工成菜品,很少放盐,也很少加糖。那些文字显得稚嫩,至于读者喜不喜欢,我没有考虑过。

记者:您的作品总是写您熟悉的地方,诸如昭通古城、故乡威信,这些对广大书友有何借鉴意义?

曹阜金:每个人的故乡都是自己心灵的栖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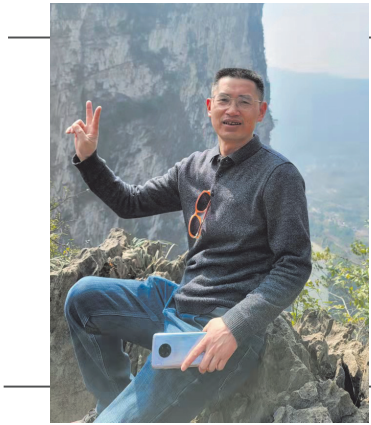
地。我写威信、写正在恢复的昭通古城,是希望用自己的笔触把古城与故乡的过去、现在介绍给读者。一是宣传昭通,二是让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或者已经离开的人,不管走多远,都记得来时 的路,因为这里有他们的亲人。

记者:从您出版的书籍中,我们找到很多有意思的词条,如故乡、异乡、古城、往事等。这些词条为昭通古城和更多城市的文化符号提供了哪些实证?

曹阜金:昭通旅游发展势头正强劲,正是因为我们不断用故乡、异乡、古城、往事这些词汇,让读者在阅读时得到强化和记忆。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挖掘这座城市 的文化符号,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走进古城。

记者:从您出发的地方到现在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,您有什么想告诉读者的?

曹阜金:我认为,我们每个人都在读一本书、写一本书,一本关于人生的书。从文化工作者到新闻工作者,其实没有什么不同,我们每个人只要朝着自己确定的方向前进,最终都会为自己留下一条值得回忆的路。



人物简介

曹阜金,出版散文集《梦回故乡》《人在旅途》,中篇小说集《破茧》。牵头策划实施了“感恩红色,走进赤水”“老区百年路·赤水新征程”“我和我的村庄”“在梦想的交汇处”“走近古城”等系列报道,作品曾在国家、省、市报刊发表和获奖。
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